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二九七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 潘梓年

代論

我要說的話

周恩來

為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滿二十五年，並慶祝他的五十生辰，我原打算寫一篇專文獻給他的。這個志願立了好久，五個月前，我還拿了他的一部份著作，想在鄉居期間，讀他幾本，然後好寫出一篇有根據的文章來。不料今年夏天，敵機轟炸的次數特別多，人又病，事又忙，不但文章沒做，書也沒讀。時間是一天天的過去，書因為別人要讀，也還了主人，可是，我的文章卻依然沒做。時間更一天天的逼緊，許多朋友的紀念詩文，也拿來讀了，許多報紙的慶祝詩文，也提前發表了，於是使我志願要做的文章幾乎轉成了急待償還的文債。這一急，直臨到郭先生生辰的前夕。這一急，直臨到紀念日特刊發稿的最後關頭。可是我面前舖着的依然是一張白紙，打破了我一向做文的慣例，然而我卻決不能以償債的心情，來做獻給郭先生的紀念文章。最後關頭終於突破了，書既不能讀，專文也不能寫，但是臨着這個日子，我卻不願「無言」，我還是說我平常所常說的話罷！

×　×　×

在朋友中間，在文壇上，通常喜歡將魯迅和郭沫若相提並論。這原是一件好事，而且是應當做的事，可是有時候也成為多事。多事就是將無作有，將小作大，張冠李戴，歪曲事實，甚至分門別戶，發展成為偏向，這便不應該了。

要並論魯迅和郭沫若，我以為首先要弄明兩人的時代背景和兩人的經歷，是多少有些不同的。

魯迅的時代，是一半滿清，一半民國的時代。他出身於破產的士大夫家庭，他受過封建社會很深的洗禮，他受過戊戌政變後的洋務教育，嗣後，留學東洋，又受教於章太炎先生，並參加了光復會。入民國後，他又做過多年北方官僚社會的小京官，也可說是閒差事。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得參加思想革命的運動；這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從此以後，他就公開的成為宗法社會的逆子，士大夫階級的叛徒；逐漸養成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可是他自己卻又那樣謙誠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瞿秋白同志說得好：「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羣衆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所以毛澤東同志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蔡子民先生也說：「為新文化開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魯迅先生。」（蔡元培：魯迅先生全集序）魯迅所努力的，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墳）這就是魯迅為大衆而犧牲的精神。他自己願做「橋樑中的一木一石」，（同前）其實他就是這過渡時代的偉大的橋樑。

郭沫若的時代，卻稍為異樣了。他雖在少年時代，也是關在四川宗法社會裏面的，但是二十歲以後，他走出夔門，幾乎成為無羈絆的自由知識份子了，雖然他也如同時代的知識份子一樣，過着貧困和流浪的生活。他的半商半讀的家庭，雖也給他一些影響，但是三十年來大時代所給予他的影響，卻有着異常不同的比重。就拿經歷說，他既沒有在滿清時代做過事，也沒有去北洋政府下任過職，一出手他就已經在「五四」前後。他的創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運動一道起來的，他的事業發端，是從「五四」運動中孕育出來的。我們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輩子的人，而應看成是我們這一輩子的人，雖然他比魯迅也不過只小了十一歲。我們也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兩個時代的人物，而應看成是新文化時代的人物，雖然他在少年時代也曾舞文弄墨過一番。

因此，我說：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魯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遺範尚存，我們會愈感覺到在新文化戰線上，郭先生帶着我們一道奮鬥的親切，而且我們也永遠祝福他帶着我們奮鬥到底的。

（下轉第二版）

美注意力集遠東

羅斯福下令撤退駐華美軍

來栖過舊金山 大放「和平」空氣

傳德正對日施壓力 誘奏被侵英美決不坐視

準備冒險又一明證 寇修改徵兵條例

體弱不合格者現皆須服兵役

敵報重視臨時議會

胡大使日前訪赫爾

威爾基表示 為援華努力

美大量補助 滇緬路衛生設備

敵寄北平抗議案 蘇聯拒絕寇抗議

英蘇團結象徵

蘇機再襲德港口

南路形勢轉穩蘇空軍亟活躍

喀利寧右翼德軍敗退

傳美德發生海戰

羅斯福定期簽署修正中立法

德方對美通過該案大肆恫嚇

豫中我衝入中牟城

粵西江敵一部春動

我要說的話

——上接第一版代論——

紀念一週年 迪化中蘇文協

文藝界盛讚紀念 郭沫若創作廿五年

各界今午慶祝並賀五十壽辰

將輯郭氏全集設文藝獎金等

短評 戰雲籠罩太平洋

民國卅年十一月十六日

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特刊

詩才·史學·書徵氣度

——爲紀念郭沫若先生創作活動二十五週年而作——

潘梓年

二十六年的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看到了郭沫若先生。那時他是剛從海外被「七七」砲聲召回到祖國，我也剛從萬惡的牢獄「奮還」黃浦江頭，出五年「窗下」而投入團結抗戰的陣營。談話中知道彼此還有「同年之雅」，當時，他拿出吉士牌香煙一包相餉，笑道：在他第一次回國落拓武漢時，曾和友人二三閒遊城隍廟，有一個拆字先生攔着他要替他相面，說他命運不凡，到四十六歲就要交運。今年恰是四十六歲，看來，我們有此獻身祖國的機會，就是命裏註定的呢。當時在座還有別的朋友，聽他說到這個故事，不禁大家都笑了起來。現在又匆匆過去了四年有半，國家已年逾「而立」，自己也年達「知命」，對我們祖國，對我們自己，到底是怎樣一個命運，大概已可以知道清楚；能夠走上解放自由的道路，確也可以說得上「命運不凡」！對這樣的命運來一個祝賀，總不能夠是無意義。

北伐與抗戰，是中國革命中兩個最輝煌的史頁，恰在這兩，郭先生都曾流出不少熱汗，替國家替自己寫下了不少史詩。他對於國家所做的事業到底有了些什麼貢獻，我想個無需朋友們爲他稱頌祝嘏時來細說。我們還是說說自己對他的了解吧。

「郭沫若」這個名字的第一次打入我的腦際，我記得是由於報上發表的一首詩。那時他尚未踏上國土，那詩是寫的「鳳凰涅槃」，那報，我記得是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確否已記不清）。那詩描寫鳳凰投入火海時那種堅毅勇猛的精神與姿態，真足以立懦起頑，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覺得詩在郭先生手裏，有如一把利刃，一架機關槍，一部坦克，它的火力是大而且猛。以後他有詩寫出，不管有沒有發表，只要能被搜到，我是一定要反覆誦讀的。廿年來，舊詩，新詩，他已寫了不少，我也讀了不少。我常常歡喜把他的詩，和我自己認爲好的詩，與人寫的詩對比的讀，直到現在爲止，總覺得的中國詩壇上，郭先生的終是首屈一指的詩人。雖然並不能說是唯一的詩人。

可惜的是我對於詩沒有什麼修養，對於自己認爲好的詩說不出好在什麼地方，也沒有養成收集佳作的習慣，把自己愛好的東西保存起來。因此就沒有具體說明郭詩的好處的可能與能力。我只覺得郭詩的不可及處是其詞藻豐贍，情緒深厚，才氣橫溢。求其後一點爲不可強求，只能讓他獨步。他是一個天才而又有足夠修養的詩人。

閱常以爲寫詩第一要有才氣，才氣好像就是詩的靈魂。沒有才氣或才氣不足的詩，只能以纖巧見長，或只能以工夫到家見稱。而終不能成爲「其入人也深，其感人也速」，具有詩所獨具的品格的一種利器。比如杜甫的詩一般公認爲「詩之聖者也」，但我總覺得如把詩當作文藝中一種特殊武器來看，李白的詩是要更勝一籌的。至於韓愈之類的詩那真是「自鄶以下」了。又如蘇東坡的詩，總不免有甜滑之嫌，說詩論詩，總屬上乘。

郭先生的詩才不只見之於其詩，且亦見之於其文，於其演說。不管他所寫所講的內容共你所喜或所惡，但你都不能不讓他的字句一句一句往你的耳或目被門而入直扣心弦。真的，他寫的文章，他的演講，都像一篇詩似的富于情調，使人非讀完了或聽完了不肯離去。

詩人的特質到底是什麼？亦許就是姿致，熱情，雄渾之類吧。但決不止此。他同樣也具有務實客觀的精細，科學的謹嚴。這就使得郭先生不只是一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學者，他的治學精神，充份表現在他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上。

他的研究中國古代史是很勤奮，同時也謹嚴。當他那本關於中國古代的創作列行問世時，有人說他膽子很大，而不知道他的立說是有所本的！有王國維對於殷周制度的研究導其先，又有他自己對於甲骨鐘鼎的研究樹其基。所以他對古代史所提出來的創見，不是大膽不大膽的問題，而是其所用方法是否正確，其所持論據是否充份的問題。

關於第二點，我們覺得還不能有所論列，而關於第一點我們是認爲合於科學的。

首先，他認爲「研究古代社會情況……最實際，而又最原要之參考材料，應爲甲骨文字及鐘鼎文字」而不輕信史籍，這是合乎「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不是要到觀念，理論，政治組織本身中去尋找，而是要到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尋找」這個原則的。其次，他的金石學，曾深爲日本學者所推崇，啟新他也分和國內史學家談過他的治學方法，也深爲他們所讚同，因爲他的方法是客觀的，周密的，謹嚴的。試對於最近讀過他所作的一次學術演講的人，是可以清楚的。他的治理金石，對材料是勤搜博採，對闡證是隨勤細密。這種精神與態度，把他推上了可有成就的科學家的道路。

中國的書法，公認是一種藝術。我還認爲也是作者性格的表徵。試看顏字的齊莊，蘇字的豪邁，歐字的剛勁，不都是見其字如見其人嗎？另一方面，趙字缺少骨氣，董字只是小有才，爲恰合兩人身份。最存憾的是，遠在二十幾年以前當我看到郭沫若的書法時，我就認爲其人不免有些細闊氣，當時欽佩者，不讀然，幾乎爭得面紅耳赤。如果現在再向那個朋友舊事重提，大概他不會再有爭論了。

郭先生的書法，我覺得也是自有千秋的。從書上但可以看到他的氣（氣派）度（風度）。這氣度怎樣？我想用「落落大方」四個字來做註腳，頗爲恰當，一方面是不同流俗，一方面是中正和平。最足以具體表現出這種氣度的，是他說給的下面兩句話：「魯迅生前曾經罵我一聲子，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聲子。」

詩有才、史有學、書有氣度，有此三者，可以壽矣！當然，我知道郭先生還不夠深。上面所說，並不能說郭先生就是那個樣子，只是說我所了解的他是那樣一個人，至於這了解是否恰當，自然又是另一個問題了。且讓我以於郭先生及其摯友們以爲如何？

郭沫若先生

沈尹默先生贈郭先生詩

吾愛郭夫子，軌思入反聽。
精粗疏古事，新舊文今型。
已訝多文富，還能大戶醒。
行途剛半百，珍重鬢毛青。

郭先生步原韻謝沈先生

久不見君子，勞心愈重聽。
攜兒過歌樂，握手接儀型。
塵網經年密，清談片刻醒。
山頭松柏翠，未遽眼中青。

沈鈞儒

傑然醒氣臨田野　萬山深被深淵出
混沌未死猶有眼　說說人宣言惆悵
於今變觀溫世界　受刃生命等草芥
當前觀報血染紙　喊號聲從耳邊起
地圖變色不及論　毀手之審史所無
還有一點自衛強　文化恢廓民氣振
五年抗戰萬丈光　安得假我衛爾騙
敬如君言說新邱

三十年十一月，窗外江山殷秀，巍安吟箋，欣然有作，即奉沫若先生二十五年創作紀念

蘇聯友人賀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

潘友新大使賀柬

目前，當世界爲人類歷史上空前的事變所震動的時候，作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作品，給現特別重大的意義，作家要表現真理，這受血腥的法西斯主義所殺的世界各國人民，就是爲着真正的人類真理而鬥爭，這種鬥爭是殺滅着人類所造的精華。

謹祝　先生健康，創作活動和領導的工作獲得新的成功。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主席凱緬諾夫賀柬

今當中國文學生活上具有重大意義之一日，謹祝先生今後創作事業與社會事業爲鞏固蘇聯與中國之文化聯繫獲以成功並祝健康與新的創作力旺盛

米代表與費祕書賀柬

當此歷史性的嚴重的日子，進步的人類在和這野蠻的法西斯主義作艱苦的戰鬥中，爭取創造新世界權利的時候，謹祝　先生爲偉大的貴國的幸福所進行的創作和領導的工作獲得新的成功。

米克拉舍夫斯基　費德連柯

一個暴風雨時代的詩人

——爲郭沫若先生創作活動二十五週年——

綠川英子作　趙琳譯

在日本郭沫若先生的名字，一般並不生疏的。許多學者們，非常重視先生的古代社會，古代語言的研究，對他的著作與以絕大的崇敬。在有名的文庫裏，可以看到他的小說，因而把他當作小說家看的相當有。然而，知道他是個詩人的日本人，倒不如知道他是個反日家的多。真能理解他的詩而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的詩人，就是有，未必多吧。他也不過正像許多外國的有名作家的名字一樣，在他們中間有個音調存在的印象，實際上，切實的理解過他的著作的人是寥寥無幾。

可是，我站在我們以來談郭先生，也必得先從他的詩來談起吧。一代中國新詩的前衛，明星，他的詩名我早已聽到了。這裏我得承認，我仍不過是那些日本人中的一個。作爲一個學徒，在先生的左右將近數年之久，我是不能對其疏懶之咎的。只要向周圍一看，先生的詩是如何的膾炙人口，便給我深深的難以忘卻的印象。而到三十歲以上的友人，他們都津津有味像自己的作品一樣，信口念出一首兩首他的詩。可以想像，大革命前後的青年們，把他的詩作爲歌曲來唱，唱愛它爲先鋒的伴侶，受到它的鼓舞與安慰那種情景。一個民族，當不斷受到壓迫而反抗的時候，真正的詩人當然如此的吧。作爲民族革命詩人的先驅的先生，是名實與去而偕來的。

在日本，當明治維新內反封建外抗強權的時代，也產生過像森鷗外，島崎藤村，石川啄木那樣的詩人。他們也都得是時代培養出來的反封建的歌手了。然而，能忿怒，是因爲而起。用像

記得有人說過「詩人就是宣傳家」。這個典型我要擱在郭先生的身上。宣傳家要能用詩人的熱情，詩人的熱情才做得到的。要不然，他的宣傳怎麼打動群衆的心靈呢？

是前年的元旦和郭天，我第一次在來市的中山公園看到先生站在大像的面前了。人的山，人的海，波上捲下滿擠遊人的。先生像蔭和春風似的開始演說了。話吧，像奔流，像隨河，像砂把的大海，而郭先生的聲音，是因爲[illegible]，爲革命幹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時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幹到死爲止」。這些話像刀似的深刺到中國的抗戰革命戰伴們的心裏，他們默默的下來，默默的[illegible]了。他那詩人的熱情的宣傳，在這個國際的集會的場面，我實在深深的感到了它的力量。

就中國來說，歷史上都有過很多大詩人。其中最傑出的像古代的大詩人屈原，像後世的大詩人杜甫，都是在中國後代的詩壇上留下了莫大的影響。他們那些如金般的句子，和那悲悟憤憂的情調，現在讀起來，仍然深深抓住我們的心。然而他們的呼吸之中，仍顯露着超然物外的氣派，如果從時代上的要求說，恐怕都不會滿足吧。

我所看到的郭先生就不同。當時代到了不允許再留在這樣的時候，他便成了偉大的時代的詩人。

「我所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態度來到覆出自己的年齡，使成爲合抱的大木給天下的勞人以一片清蔭，即使中途遭了電擊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殘骸能夠供人做為一把火堆的柴」（初出變門）

這是過去當先生寫自傳時候肥下來的感想，把它當作先生一貫的政治態度來看也是恰當不過的。在現代中國政治漩渦中，像先生那樣富麗的受人擁戴的並不多。然大衆所愛戴的，正是爲了他們而犧牲一切的人。

我並不懂詩歌。然而如好詩歌，常聽到演說。「松花江上」一支歌，在抗戰中，爲千百萬的演說，千萬張的傳單所不及，這是我親見的事實。因此，地不論東西，時不論古今，偉大的詩人的價值不允許只把它藏在文藝的圈子裏不去。作爲詩人的郭沫若先生，不僅僅只被人們景仰而且在任何一面都算得上是傑出的一個時代的思想家呢！這恐怕也是時代的要求吧，爲今日的中國的處境中添上明朗鮮艷的花朵。

在今天中國民族解放的途上，我們所期待於先生正還有無限的多呢！當先生創作活動二十五週年的今天，我衷心祝先生的健康。

沐若先生五十大慶

曾遊瀛海欽風義　早歲分馳似履綦
拜余倉卒賞同醉　文從文藝變雷呼
雜言白話皆名世　甲骨金鐘自擅場
著述之林君朝首　百年開半未爲奇
要論殿起來黎時　黨裏翩翩最樂宜
遊仙履歸鄉屬外　彩筆縱橫宇水瀛
烽火遙天家國恨　氣格淺地擷綦
他年順笑後較後　深山種桑共幽居

董必武

爲郭沫若先生創作廿五週年紀念與五秩之慶致祝

鄧穎超

凡是一個適合於歷史發展的革命文學家，凡是一個隨着時代前進的文學作品，他自然的，同時亦必然的，是最能夠，最善於關切的注視着，而且熱烈的同情於在那痛苦黑暗的一角，被壓迫呻吟下的一羣——受着重重壓迫束縛的婦女大衆。沫若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優秀的革命作家典型。他以廿五年來在文學上的創作與實際革命運動結合起來，他不僅是文學革命家，同時亦是實際革命的前驅戰士。所以他能以科學的態度與歷學的論據，對婦女問題作了精闢的發揮，抗斥了那重男輕女的偏見惡習。他舉起銳利的筆，真正的火，向着中國婦女大衆指示出光明之路。他吹起號角，敲起警鐘，爲中國婦女大衆高歌着奮鬥之曲。他昭示着中國被壓迫婦女，不要做羔羊，不要做馴奴，不要甘心定命，更不要任人擺弄，永遠沉淪！我們有力量，我們能覺醒，我們要做人，不要悲哀哭泣，不要徘徊猶豫，勿顧忌，勿畏縮，立起來戰鬥呀！堅決，剛毅，勇敢的向前冲去，冲破舊社會的藩籬，打碎封建的枷鎖，做一個叛逆的女性，做一個革命的女人！沫若先生即是這樣從歌讚中國歷史上叛逆的革命女性中，燃燒着這樣一支中國女性革命的光明的火炬的。我即轉以此革命的光明的火炬祝先生壽，爲先生賀。

沫若先生創作廿五週年紀念

廿五年前日，聲名已播揚。
新詩開民族，言學啟奇光。
志投因難阻，身仍爲國忙。
拈毫賀朗詠，遙祝個侯桑。

吳克堅敬祝

沫若先生五秩大慶

五十年生活，幾經滄桑，教學從軍，散佈了無數革命種子。
廿餘載勤勞，不斷寫作，啓新考古，創造下如許文化根基。

徐冰　張曉梅　陳家康　敬祝

南山之什

——爲沫若兄五十壽辰而作——

田漢

在荒原，
忽然拾得瑰璘的寶玉；
在秋夜，
忽然讀得故交的文字；
每一行，每一句，
滔歸着，
沉靜雄奇的影子；
光明與黑暗決鬥着，
全世界都要你啊，
光明的勇士！

啊，那些日子——
在雙江拍岸的山城，
巴山的風雨，
驅壞了奔放的詩魂，
壯士的手
不停寫團，
而摩挲延光四年的漢磚，
對着
洞庭的殘照
又想起楚的湘累，
漢的逐臣。
墓非
拍胸與文章有緣，
願知道詩人的宿命？

當你——
翻起了甲骨文的研究，
驚心於東方的烽火，
當你——
中夜悄然而起，
對睡熟中的妻子別淚偷彈；
當你——
從法西斯的密網逃遁，
似天矯的神龍，
當你——
在去國十年之後
重見祖國的河山；
當你——
對廣大群衆的演說，
翻轉着雄壯的議調，
一種深深的眷戀，
飛上了壯士的眉頭，
你回到了我們的中國！

你是那樣無情的
對侵略者口誅筆伐，
而你都是那樣多情
吻上了我們的頭髮。
我們蹈過了三峽的草花，
爲擔着三葉的羣體，
爲着喚起十五年前的記憶，
我們曾到南山試馬。
雖然你抱着孩子，
從馬上跌下，
大家說：「你能再說嗎？」
「這什麼不」！你又翻身爬上去了，
向着崎嶇的峯頭出發。
從南岳，
從雲深處，

我去看過錦江濤，
和峨嵋的老詩伴
重溫起你，
也重溫起緊肥沱熱的南橋。
從岷江到嘉陵江，
戰火紅透了雲霄。
戰士的血，
灑遍了長沙的城郭，
詩情的像燃嶽麓山的楓葉，
經過秋風的衰搞，
但驚人的蕃鬱，
始終不可動搖。
屈賈會飲之地，
誰能讓野獸們踐踏？
水陸洲猶依然雙着淡淡的眉，
等待着詩人的嘯傲，
不，她終於命蘭舟桂漿，
肥鬼在長沙的郊後。
你曾說：「中國，對不起你」，
但這多難的國家
豈能再沒有你？
沒有你
峨嵋會減損他的雄奇，
沒有你
錦江會失去她的旖旎，
沒有你
歷史實會不能及時開闢，
沒有你
詩歌之國將成爲大戈壁！
沒有你
搖撼中的青年將失去明燈，
中國和以平等待我的國家
將欠了緊密的聯繫。
中國有着你，
這該是多麼值得驕傲啊，
這該是多麼當然的事啊。
中國紀念你半世紀的功績！
四百多年的日本蝕，
歷史上空前劇烈的反侵略戰爭，
太平洋暴風雨的前夜，
中國自由解放的黎明！
限哪得的
在這樣的偉大時明
睜說壯士的生辰。
我血
如潮的湧酒，
鳴火
雷動的歡聲，
誰能笑奔丘見？
壯士的眼洞察着懂歷史的奇蹟，
誰能說你耳聾？
不入耳之言壯士有所不聞。
要實像的身體，
讓他們記得起更大的艱辛，
實實你的筆，
抒寫出眞正的中華民族的精神。

九月三十日于桂林七星岩下

又一個活的模範

祝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壽和創作廿五周年

張西曼

自古評衡人物的一語破的，
就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然而一若不可得兼，
「文人無行」却成了慣例。

我們生在這大時代
接觸了不少富有革命意識和器度的人物；
他們把生命貢獻在民族的解放鬥爭，
任何惡劣勢力都不能使他們屈伏。

我最佩仰着宋遯初和廖仲愷，
他們倡導革命而殉道于革命；
多年又看到這一貫的作風
孕育着中國革命文豪的魯迅。

他整理國故，尤其是創造新文藝，
充滿了革命的精神，
一志要消滅那傳統的官僚黑暗，
號召着整個勞苦的人羣。

「學習魯迅！」，「學習魯迅！」——
我的詩章宣達了革命青年的吶喊，
大家不要一時「望龍興首」的旁說，
這裏又一個「活的模範」作我們的標榜。

革命老戰士的郭沫若，——
大家都多少了解他生平奮鬥的輪廓；——
耳朵雖有些重聽，
心靈卻不糊塗，淺落。

由「創造」而參加了大時代的工作，
不幸就開始了十載的異國流亡；
櫻花泪淚着革命心弦上的慘苦回憶，
殷墟周期上旁生了萬丈的光芒。

氏族社會前的母性中心，
殷周之交的奴隸生產……
都有着甲骨金文的現實證明，
絕不蹈流俗考古家的武斷，大膽。

七七後一團結的神聖抗戰，
使這老戰士回到革命的陣營；
四年來的發聾振聵，
一支禿筆横掃着萬惡的法西斯人。

他的認識堅定像廖仲愷，
他的偉大同情像高爾基，
他的文藝成就像歌德，
他的熱誠毅力像瑪雅可夫斯基。

這中表彰，高爾基——
老戰士稱他是「活的模範」；
他的成百的動人作品
卻是秘密地流傳在中國青年的腦海，心坎。

我們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
在京滬公開替他舉行年祭，
合力打開了一條光明的坦途，
要求得「革命民主」的勝利……

「活的模範」——
曾有來的模範「活人」，
絕不論他的地位，男女，老少，
祇看他有否正義，良心。

今年的十一月十六日
我們欣逢沫若的五旬大慶，
同時是他的創作廿五周年，
又要看到他「後方生產」上創造新的生命。

我特來這個秀才的人情——
獻上這首新詩；
祝他五十又五十，
「活的模範」戰士的典型！

三十周紀念中蘇文化協會。

火的歌者

——祝沫若先生創作二十五週年——

王亞平

火！火！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女神

你火的歌者啊！
你曾站在時代的北極，
向祖國的夜空
投「把光耀的天火。
你熱愛着火，
你渴望火樣的世界，
你頌讚火樣的人生。
你的詩
像星火閃在天上，
像野火燎在萃原。
你火樣的詩句
溫暖着千百萬年青人的心；
在黯暗的夜路上
在這寒冷的嚴冬裏，
你以火的光焰
照耀着千百萬行進的人羣。

創造十年，
十年的創造啊，
你鼓動文藝的洪水，
播過汚漫的原野，
放發沈睡的同胞。
舉着火紅的旗幟，
吶喊着反抗，前進，
什麼文學，名教，虛僞，醜惡……
一切要清除個粉碎——
這是你筆下的「女神」。

「反正前後」，
「武昌城下」，
你用燦爛的文字
鑄成革命的碑石。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你高亢的聲音
呼喚着祖國
呼喚着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你也曾在敵人的國土，
悠悠地挨過了十年，
十年啊
讓你生命的火花
在你心血裏燒燃，
你站在黑色的東京灣頭，
卷起一陣風暴，
把你搖回祖國的海岸。
在明後燦爛的早晨，
我們同你，
正邁步走上山坡，
太陽的金光
穿透密生的松針
投射在你的衣襟，
我望住你的背影
聯想起禁居在西伯利亞的囚人。
沒有人
能了解你心底的苦悶，
你把火樣的生命
交付給創造的戀念。
「國防文學」——
你活似戰略家
指揮年青的藝人
去同建文學的堡壘，
「雜文」，「質文」，「詩歌生活」
在你辛勤的孕育下
結成鋼鐵的防線。
東京的營火，
第五縱隊的劊子手，
在你深居的閣前
佈滿着偵探的爪牙，
你像鐵樹上和風
懷着復仇的利劍
屹立在驚濤駭浪的中間。
七月二十七日
你橫渡煙濛漫的東海，
響應着自由的召喚
踏回祖國的懷抱。
黃浦江的風暴，
戰爭的烈潮，
激起你鬱結在心底的熱望。
你面向
狂妄的侵略者
高呼着「團結！救亡！」
「民族的喜砲」，
「戰的處女」，
你以鋼鐵似的詩句
謳歌這一代的兒女。
這時，你筆下的「女神」，
已穿上自衞的鎧甲，
馳向殺敵的戰場。
在廣州，在武漢，
在陪都的山城，
你都率文化隊伍
播下自由的火種。
二十五週年了，
從十五年，
到四十一年，
你用富於魔性的詩句
不息地警醒心血
喂養年青的戰士
哎，你的苦衷。
誰能用言語
述說你創作的熱誠！
誰能阻撓
尔破門的老憤與狂歌！
我們勢必讀
第二次文藝的洪水
泛濫在自由中國的士地上。

我們應該研究郭沫若先生的作品

歐陽凡海

在慶祝沫若先生創作生活二十五週年的今天，市上竟不大看得見沫若先生的著作出售，這是頂叫人感覺悵惘的一件事。

我的猜想也許未必正確。不過在這個慶祝的日子裏，我想沫若先生或者容許我率直的說一說：我似乎覺得，沫若先生對於政治上的成就，比對於文學上的成就更爲看重一些。

當然，看重政治上的成就，不是不好的。不過我因爲想到沫若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過去創造社時代的他的文學作品，現在竟似乎在市場上也不大找得到了，便不由得叫我希望沫若先生對他自己文學的成就，或者還需要再加以重視。

魯迅先生在這一點上，是和沫若先生稍微有點不同的。魯迅先生至死的，不斷的把自己埋沒在文藝工作中，他始終沒有改變以文藝作爲他的武器，說一直奮鬥着這武器在戰鬥，因此他便不能不看重他手中的這武器，他每年必須投下一年中的零星作品，予以列行，並且注意到他的作品的再版，我想都可以從這裏的探得。魯迅先生如果任他自己零星的作品隨時散失，不加以搜集，另印成書，那麼我敢說，能夠讀到先生這些有價值的短文的人，一定要比現在少一半也不止，這對於中國新文化與中國的進步，不都是一種莫大的損失麼？

然而魯迅先生自己重視他的作品對社會的影響，去爲他的作品擴大戰果，並不是如一般對文學取冷笑的人所說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那樣的自我珍愛，而是什麼給中國的進步以錯可計算的推動力過的。

沫若先生在文學上的成就是不消我來說的了，自然，他曾經有過一些時期和文學的關係比較的淺，而把頭在政治的活動中。這也並不能說，因爲這種地方和魯迅先生不同，就是不應該的。魯迅曾經說過，路是人人各不同的，並不必一定大家都要走一樣的路，人是每人都有其各自的獨特氣質，性格與環境的，只要方向一樣，誰也不需要一樣。我所以想到魯迅先生，只是因爲我覺得沫若先生的過去的許多文學作品，現在並不是沒有可能讓得到更多的一般讀者，現在在的發行下是沒有可說的。而如果這樣說，對中國是有很大的好處的。可是我們在市上，竟不大容易找得到郭先生過去的作品。

郭先生的文學工作，在今天，我覺得對中國是有巨大意義的。以郭先生在文學上的名望，郭先生的作品還可以號召許大的讀者。作爲武器的文學之應該充分的被利用起來，我覺得在郭先生，是比誰都更要些的。

說到郁先生過去的作品，我覺得沒有一些不正確的觀念，是需要加以糾正的。

有些人以爲中國新文藝到今天已有長足的進步，彷彿過去在五四前後以及創造社浪漫主義時代的許多作品都一概毫無價值了。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固然，中國的新文學到今天已經有長足的進步，單從創作方法上說，也已經從摸索的浪漫主義時代漸漸而正確的結立起來了，而且這種創作方法，已經在創作實踐中得到了廣大的成功。這是事實。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想一想另一方面的事實。那便是中國文盲的長期而普遍存在，一般的文化落後，學生青年知識的被封鎖，以及因中國社會內在的矛盾，加上外力的壓迫所招致的知識青年的苦悶之長期的存在。這些情形，一方面使中國的啓蒙時代仍然繼續留滯最低的限度，使知識青年中，仍然還流連在浪漫主義，因此，不但對於文盲，打破迷信，提倡民主仍然是今天當務之急，在今天也仍然被廣大的學生青年所歡迎。

所以我相信，郭沫若先生的作品，在如果再度發行，那是仍然還可以有着廣大的銷行到青年讀者中去的。如果說，過去郭先生那樣的作品曾經在青年知識份子中起過很大的作用，那麼我們可以說，這種作用，只要我們加以再提，在今天是仍然可以實現的。郭先生的作品，在創作與理論的水準都已經發展到現實主義的今天的中國文藝，要給那時代的作品以在理論與批評上的估價，而如果又要正確的話，那恐怕不會是來打擊這些作品的銷行吧？這也是一種武斷的說法。誰能說中國創造社時代的作品，够不上現在的評價？誰能說，在現實主義沒有發展時代的浪漫主義作家，就決不能由於現實本身的推動力而寫出現實主義的作品，乃至革命的浪漫主義作品呢？如果歐洲人曉得代代相傳的來閱讀，來重視歌德，莎士比亞，那麼我們中國又有什麼理由要把新文學的過去許多可貴的果實來加以不分青紅皂白的抹殺呢？就以郭沫若先生的作品而說，誰能說「反正前後」和「我的幼年」沒有很高的文藝價值呢？誰能說郁達夫先生的短篇小說和蔣光慈先生的「鴨綠江上」不值得今天的中國青年再來閱讀了？

在慶祝沫若先生創作活動二十五週年的今天，我覺得這是頂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我們應該反省我們過去對沫若先生的作品研究得還不够，重視得不够，爲文學教育而覺得慚愧。今後，我想研究沫若先生以及他同時代的許作家的作品，並且加以列行，是慶祝沫若先生創作廿五週年的頂好辦法。（完）

——一九四一，十一月十日——